

草木新

□南京 王霞

早春的那些日子,虽然天气还是寒冷,但我就是喜欢在园子里流连。不为别的,就为那小小池塘边的几株老柳。

江南多草木,园子里更是树木种类齐全。唯独喜欢春柳,是故乡情结在心中作祟。

童年生活的北方,是个四季鲜明的地方。尤其是草木,春天明媚鲜妍,夏天热情喧闹,秋至五彩斑斓,冬来清冷素洁,你可以毫无障碍地跟上季节的节奏。可是江南就不是这样了。这里的四季,底色都是老绿的,香樟啊、桂树啊、冬青……高高低低的,哪怕是深冬,也都还浓郁着。当然也有一些落叶乔木,比如梧桐、海棠,可是这些大多是高大的乔木,若不抬头仰视,都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只有柳,它不高,相对庞大的树冠垂下细细的千万枝。春夏里是各种层次的绿,过秋入冬的斑斓后,叶子落得干干净净,让你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冬天啊。

客居金陵经年,早春时刻,最

牵挂的就是这些柳树了。这时候的柳,看上去清冷萧瑟。牵起一枝,瘦瘦的柳条上一个个米粒大的芽苞,硬硬地鼓着。轻轻触摸着,仿佛能感受到内里潜藏着的勃勃生机。这芽壳是压抑,也是保护吧。

总要过了五九六九,才真的可以沿河看柳。一般这时间,我经常在午后驱车去往江边。防洪堤下,是一片宽阔的湿地,遍生着柳树。此时的柳树,新的芽叶早已经冲破了芽壳的保护,青葱的,见风儿长。柳穗还没扬絮,就卧在对生的小柳叶间,像乖巧的蚕儿。站在大堤上,一眼望去,长长的柳树林,嫩绿中染着鹅黄,如轻烟一样迷迷蒙蒙,给澄澈的江水镶上了一道明亮的花边。

春游踏青时,除了渴望遍赏春色,我还喜欢挖野菜。初春时的野菜,不论是蒲公英还是荠菜,虽然口感柔嫩,也是满嘴春天的味道。可是我建议你,留一点耐心。让它们有足够的时间汲取春天的精

华,孕育出更浓郁的滋味。于我,这时节的野菜每每让我想起母亲唠叨的往事,心中就总是泛起酸楚,吃在嘴里也总是有丝丝苦涩。

母亲亲历过抗日战争。她说,她小时候兵荒马乱,遇到荒年,生活更是困苦。十年有八年粮食不够吃。人们都盼着开春,春天草根是救命粮呢。那些苦苦菜啊,婆婆丁啊,一点点芽芽就被挖走了,连新生的杨树叶都捋回家吃了……

想一想,我喜欢草木,就是源自于母亲。孩提时的家园,阔大的院子里满植花草。春天有芍药、含笑,夏天是扑啦啦一片的扫帚梅,秋天里各色菊花就成了主角。阳春时节,母亲常常一边浇水一边哼唱评剧的“报花名”: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听着看着,便觉得那清贫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而在我的心里,草木更有品格、通人情的。它们应季而来,随季而去,从不失信于岁月。

丁香花开

□南京 张景强

丁香花开,春意深深,夏日浅浅。听说丁香花,还是许多年前在乡村小学读书的时候,代课老师是一个文学青年,他用蹩脚的普通话偷偷地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诵那时课本里没有的诗歌《雨巷》。“她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那时我们还小,根本不懂老师朗诵时的自我陶醉。

关注丁香花,也是近几年的事。一天上午课间操,面对操场边一棵开花的树,有几个女孩说花很漂亮,但她们却不知道是什么树。当天是周五,最后一节是班会课,我让学生离开教室,到校园里走走,去认识一下校园里的树。孩子们三三两两,手里捧着笔记本游走在校园里,还是挺兴奋的。有几个聪明的女孩,居然拉上她们的生物老师。

班会小结,交上来的作业五花八门。灌木类的不少:杜鹃,迎春,

月季,茶花,蜡梅,海桐,南天竹,夹竹桃,小叶女贞,贴梗海棠,红叶石楠;乔木类的偏多:桃树,桂花,水杉,雪松,樱花,柿树,山楂,玉兰,合欢,栾树,香樟,红枫,棕榈,倒槐,银杏。

仔细看了看,我说,校园里唯一的一棵山楂树你们都能找到,还有几棵非常文艺的树,你们咋就没发现?见他们疑惑,我说从北门进来的右手边,体育馆门口,有几棵丁香呢。

放学铃声响起的时候,一时兴起,“今天就不再布置数学作业啦!”我的话音未落,孩子们激动的瞬间响起了掌声。“但是,周末两天玩累以后,抽点时间搜寻一下与丁香有关的,下周一自习课交流,好吗?”

语文课代表先上台讲述的,毫无疑问,自然都是写丁香的古诗词啦:“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唐·李商隐);“殷勤解

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唐·陆龟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五代·李璟)……

生物课代表介绍了丁香花的八大种类,解读了丁香花的花语是纯洁,并且不同颜色的丁香花,花语也不一样。音乐课代表播放了两首歌曲:《丁香赞歌》,因为丁香是哈尔滨的市花,这首就是歌唱哈尔滨的。美术课代表也毫不示弱,展示了她做的课件:梵高的《紫丁香花丛》,莫奈的《阳光下的丁香树》,最后她说,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曾经有一本《丁香花图》册页,遗憾的是这本《丁香花图》现在藏在美国一家博物馆……

见没人上来了,我问还有吗?一调皮男孩脱口而出《唐伯虎点秋香》,无论男孩女孩,都笑得东倒西歪。

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布置这样的作业,我回答说:寻觅生活的诗意,让孩子们的心灵不再贫穷。

你与春风皆过客

□安徽合肥 汪亭

又近清明。清晨,站在窗前,朝家乡的方向凝望,不由想起另一个世界的您。

您七岁时,经常吃上顿没下顿。一次,您饥肠辘辘,在山地里偷了一根山芋,让人追赶,逃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到了秋收,您总蹲在田间地头,一根一根地地拾稻穗,交给奶奶。那个年代,您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饭尝尽了苦头。这些都是您卧病在床时与我谈起的。

我的童年在外婆家度过。您一直在外打工,只有到了年关才回来几天。那时,我对您的印象是模糊的。您生病回家治疗那年,我正读初一。我们天天相见,您的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这时,我才知道您的真实年龄,知道您还会拉二胡,会吹笛子。您给我讲,奶奶死得早,在我这个年纪您就已经跟爷爷学手艺,曾饿着肚子挑一百多斤的稻子走了五十多里路。您感觉到自己时日不多,于是

更加唠叨,将大半生的经历一件一件地“抖搂”出来。而那时的我,还很懵懂无知。我曾向您大声地吼叫过。那是在一个春日的下午,您坐在摇椅上,我靠着门栏。我大声地朝您嚷,说您无能,在外那么多年,家还是土瓦房子,除了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家里什么也没有。每次开学交学费,我和姐姐交的都是“白条”。老师天天催我们交学费,我在同学面前始终抬不起头。

您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神情枯槁。听了我的嚷叫,您的嘴唇被气得发紫,哆哆嗦嗦地将身旁的一个茶杯推倒在地上。“咣当”一声,玻璃碎片溅了一地。您使出全身力气大喊“不孝子”,随后一直喃喃自语。

我靠坐门槛,沉默了。我多么希望您能像从前那样刚劲有力,一手拎起我,一手用力地拍打我的屁股。可现在,您的手青筋暴突,颤抖无力。我开始懊悔……我

抱头肆无忌惮地痛哭,哭那坐在摇椅上病恹恹的您,哭我多年残缺的父爱。

那是我与您唯一一次的争吵,也是我对您最深的记忆。

因为您的长痛久病,家里的日子愈发艰难,为了挣钱给您治病,也为了生计,我外出打工。就在次年的春天,您的病情日益加重。我永远不会忘记,就在一个春日的夜晚,我还奔忙在回家的路上,您匆忙地走了。

母亲告诉我,您走的时候眼睛没合上,估计没等到我回来。我急促的脚步还是没能追赶上您最后的牵挂。我跪在您的灵前痛哭,恨自己的少不更事,恨作为儿子的无知不孝,恨我没来得及对您说一声“对不起”……

时光易老,岁月无情,您已静躺深山二十年。如今,早已为人父的我,每到清明心中仍然充满惆怅,慨叹你与春风皆过客。

清明田螺

□广东信宜 刘广荣

周末,我到一个小县城游玩,忽然听到“买田螺啊,清明田螺!”的吆喝声。走近,我看见有农妇在卖田螺——13元一斤。

望着黑生生的田螺,我的思绪回到了孩提时代。

田螺,在我们农村的稻田、水沟、鱼塘等地方随处可见。满是淤泥的水沟和鱼塘田螺最多。由于立春至清明期间,正是田螺“怀孕”之时,尚未繁殖小田螺,这时候的田螺的确最肥,它的肉质也最鲜美。我和伙伴们嘻嘻哈哈地倒出捉回来的田螺放进水盆里洗去泥沙即用锅煮熟,加点盐油就可以吃了。我们手拿田螺,用力一吸咬到了田螺肉,汁水便从嘴角流出来……

那时候的我们,由于生活都很艰苦,没肉吃,所以特别盼望能捉到田螺。临近清明,我和伙伴们天天往稻田、水沟、鱼塘跑,每天不知跑多少遍,捉多了只能捉到些硬壳的田螺。硬壳的田螺不好吃,我和伙伴们只是解解馋而已。

捉田螺是赏心乐事。先往稻田走,我和伙伴们背着竹篓,卷起裤管泥鳅似的在田里乱窜争着、抢着捉田螺。浅水的稻田容易看见田螺爬出水面。田螺反应是灵敏的,响声大或者搞动水,它立刻躲进壳里,再偷偷没入淤泥里,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田螺有时会在这颗水稻旁边爬出一个凹陷搞浑水,它却附在另一颗水稻的根部觅食,不小心的人会被它迷惑的。

半个城找桑叶

□兴化 吴岳华

我的小孙女圆圆的脸,长着一双大眼睛,她舅舅叫她小葡萄。小葡萄活泼可爱,从小喜欢玩,喜欢玩小虫子,喜欢养小动物,尤其爱养蚕。

蚕是从小学门前买蚕籽或小蚕,自己孵,自己养。人们都说羊子嘴馋蚕嘴馋,一天到晚吃个不停,要天天源源不断地供给桑叶。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我清醒地知道,城里不栽桑树,一冒头往往就被砍掉,连根拔掉,断子绝孙。现在是一叶难求。

我骑着自行车,既近攻也远征,拉网式地扫雷式地寻寻觅觅。角角落落,哪里杂草丛生我就往哪里钻,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奔,越是“艰险”越向前。

我们小区在凤城河边迎春桥下,曾是农田,是后来开发建成小区的。迎春桥头、三水湾河边,有几株高大桑树,树枝伸向河边。多次被人采摘,且危险。我不会自找麻烦,看一眼就走。在小区车位旁、北墙根下,从东到西,在墙根,在砖缝中,顽强地生长着八九棵扶桑,这是当年养蚕时栽下的扶桑,是一代扶桑的子子孙孙,那桑叶宽大且嫩,绿油油的,我像发现新大陆,发现宝贝一样高兴。每五六年

有时,看见田螺多,我会发出一声惊叫,大家一哄而上,往往会弄歪禾苗,过后,我们必须把禾苗扶正。

我们都很兴奋,要多捉一些回去,留着慢慢吃。如果前后两只竹篓都装满了田螺,这时,大家就会脱下上衣,在捉田螺时小心翼翼用水洗掉泥巴,因为它有腥臭味,捉上来以后,还得在上面放一片荷叶,轻轻地裹住。不能晃动,要小心呵护,否则不等回到家,上衣就湿了,臭味难闻。

在水沟捉田螺更有趣。清明节前,田螺吃食之后,会从浅水的地方聚至深水处。它们有时在那里扎堆,手拉手,肩并肩;有时在那里叠罗汉,一只爬在另一只的背上,最多的十几只叠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我们用竹棍伸到深水处一拨,触到硬物,百分之九十就是田螺。这时候,我们把小网放下去再往上一提网,叠在一起的田螺还未脱落呢。

田螺可以熬汤,可以煮熟吃,也可以生炒。我们捉回家的田螺,最好洗干净之后放进盆里用清水养一两天,待其把泥沙和脏物排尽后再烹饪。我最喜欢生炒。烹调前先剪去田螺的尾部,加进紫苏、蒜头同炒,吃起来肉质嫩滑,味道好,满嘴香气。

光阴荏苒,现在家乡的稻田、水沟、鱼塘等地方,田螺几乎消失了。我惦记那个有野生田螺的童年时代。

采摘一次,在保护中采摘,不过度采摘,竭泽而渔,一网打尽。

我到邻近的几个小区侦察,在人迹罕至的墙下河边,长有十几棵一人高的扶桑和三四人高的老桑树,一次能采摘一大塑料袋。怕被人发现,怕被人抢去,我乘早,翻墙头而进。我用竹竿绑上钩子,钩住伸向河里的枝条,采摘大的,留下小的。

邻近小区的桑叶已不够喂正在狼吞虎咽的蚕宝宝,逼得我向远方进军。向南,沿着凤城河边,搜索前进,莲花八号区、七号区、六号区、五号区,三水湾,会宾酒楼,世纪联华超市,沿着河边墙边,睁大眼睛寻找。在单位与单位、大楼与大楼搭界的地方,总能找到几棵扶桑。在五号区的河边,当时还有一大块农田,在一处养猪棚边,我发现了几株扶桑,因为地肥且隐秘,很少有人看到,扶桑长得特别旺盛。

吃我采摘的桑叶长得白白胖胖的蚕宝宝,成了我家的明星。小孙女每天放学回来,总要笑嘻嘻地望着,抚摸着,好开心。

每年春季,我路过城东小学的门前,看到卖蚕籽和小蚕的时候,总想起小孙女养蚕我采桑叶的往事。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79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